

新民晚报

夜光杯

享福

(新加坡) 尤 今

来时,他专注地、细细地品味。吃着时,从眼到心,都是滚动的笑意。

当晚回家后,阿蕾好整以暇地问他:“爸,您当修车员,每个月可以赚多少钱呢?”阿杨说:“两千元左右。”阿蕾正色地说:“从下个月起,我每个月给您三千元零花钱,您就别工作了。”阿杨愕然地看着她,阿蕾模仿老爸爸过去的口吻,逗趣地说道:“您就专心享福吧,生活费我会给您积攒的。”阿杨觉得自己幸福得好像掉进了蜜缸里,笑得满脸皱纹犹如在蜜汁里漂浮的橘皮条。

这一年,阿杨53岁。辞去工作后的阿杨,手里握着大把时间和大把零花钱,竟然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。他没有嗜好,也没有朋友。多年以来,工作和阿蕾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。把这两者抽掉了,就只剩下一片横无际涯的苍白。

家。无论多次推却,他都固执地按照他的办,非如此不可。我无奈之下,只得根据他的需用,购买了当时还较为稀罕的电子计算器等,作为退款给他。尚有余额,还征得他的同意,在展览中心友谊宾馆设宴,请翻译界朋友小聚,也是对他《乔叟文集》出版的庆贺,到场的有孙瑜、吴岩、汤永宽、裘因和杨之宏、陈漪夫妇等。如此,总算暗地里把这笔钱作了“私了”。

1991年3月下旬吧,我忽然接到方重儿子方大卫先生的电话,告知说父亲已病逝。我默然良久,悲痛不已。大卫说我是他父亲生前最信任的好友,请我写一篇悼文,在追悼会上致辞。这可是千斤重担啊!后来,这篇悼文还在《外国语》杂志上刊登,表达了我对翻译界对方重教授的景仰和爱戴。

去闵行交大校区为毕业的儿子运回书籍杂物。那次去时先是临近校区车子熄火,回程时半途又在龙吴路上抛锚,一时怎么也发动不了,天上又下起阵头雨,淋了一身湿,叫天不应叫地不灵,眼看暮色四合,真是急煞人。后来雨歇,勉强启动,开了几公里在一座桥前又熄了火。一人推不动,幸好有两个热心的路人相帮推上桥,告诉前面有修车铺。到了修车铺,师傅只拨弄油门,轰地发动起来。

后来多回操作后,总算少了半途熄火现象,但不敢逞强再跑远路。谁知残的久不启动,也要出毛病。车子开了千把公里,冤枉钱花了不少。朋友告诫我如果不开车出行,也要经常发动,最好

站我!这种状态如今比比皆是,互联网上动不动群嘲群殴或者莫名追捧,弱智韭菜泛滥成灾,细想想,DNA是一样的。在我看来,“闺蜜”不重要,自己要什么、怎么活更重要,不同人生阶段的志同道合者更重要,是男是女是老是幼都可以,我宁愿称之为“好朋友”。

当然,人生总会有一些跟你关系很铁、友谊持续很久的女人,相互融洽、不设防、不利用,各自走各自的路、做自己的事、维系自己的家庭、搞定父子女女,有困难不吝伸出援手,但越是这样的朋友越要自觉“距离意识”,她不是你的垃圾桶、不是你的

阿蕾建议:“去找你的旧同事聚聚啊!”他的旧同事常常在放学后聚集于修车厂附近的咖啡店,喝啤酒聊天,放松精神。他去了,一坐下,大家便七嘴八舌地酸他:“哎呀,老杨,你现在是闲人俱乐部的会员了,干嘛还来这儿听我们发牢骚?”过去,他和同事就宛如乐高积木,完美无缺地镶嵌在一起,碰上坏事时,大家同仇敌忾;遇上美事时,大家同声赞叹;可是,现在,他觉得自己好似平白无故地多出来的那一块积木,突兀而又孤独。如此这般,去了几次,便意兴阑珊,再也不愿意去了。

待在家里,如困兽;外出逛走,如游魂。不爱阅读也不喜观剧的他,像一棵蔫了的菜,日渐萎靡。他也曾偷偷去应征一些工作,却都徒劳无功。

把这一切默默地看在眼里的阿蕾,有一天问他:“有家修车厂要聘请一名技术指导员,工作性质轻松,你愿意试试吗?”他欢喜不迭,立马领首,脸上皱纹层层展开如波浪。次日,精神百倍地去工作,如获新生。

他永远也不知道的是,修车厂根本不缺人,他的薪水是由阿蕾暗中垫付的。



走路的云



莺莺待月西厢下
红娘牵线做良媒

佳期 (设色纸本) 朱刚

忽然想起,今年是方重教授(1902—1991)诞辰一百二十周年,这位令我十分敬重的长者的音容笑貌,就浮现在眼前。

方重是我国著名翻译家。因出生于我国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,名“重”即由此而来。他幼承庭训,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父亲,早早把他送入新式学校,十四岁考入北京清华学堂(清华大学前身)。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中,他与同学们一起冲在队伍前列。所以说,方重是一个老资格的爱国知识分子。他后来赴美专攻英国文学专业,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。

1927年,北伐战争取得胜利,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可望结束,方重决定提前回国,投身“教育救国”事业。先后在武汉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华东师大、复旦大学、外国语大学等任教,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外语人才。20世纪三四十年代,方重首次把“英国诗歌之父”乔叟作品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,也是把中国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作品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。在他八十大寿时,我曾写贺诗一首,其中有“吟诗乔叟垂文史,采菊陶

渊明”之句。遗憾的是,我没能成为方重门生,无缘聆听他的授课,那想必是如坐春风,如沐化雨,启迪心智,受益无穷的。不过,我有幸在他的晚年多有交往,面承警欬。“文革”后期,局势稍有好转,我从干校调到市内化工厂“战高温”,八小时外和星期天,闲来无事,找出闲存的几本书籍字典,暗自想把鲁迅、杜甫的诗歌译成英文。用尽业余时间,书稿译出了,却不知是否像样子。我先后请教姚叔高、林同济、孙大雨、孙瑜(导演兼翻译家)等译界高人,其中也有方重教授。

那年,我由同事杨立信陪同,前往华侨新村林同济教授家。后来林教授带我一起去了新体育会路上的方重先生家,那是外国语大学的教授住宅楼,方重住在二楼,屋外是水泥阶梯。林教授说起,有时他自带饭盒去方家,就坐在阶梯上吃饭,等待方重午睡后醒来。还说起,方重常常自己拎只煤球炉下楼,在室外捣鼓煤饼煤屑。堂堂大教授,生活如此简朴艰辛,使我肃然起敬。进得室内,同样使我大开眼界。一共两间,外屋几个竹书架,用布罩成一排,大概里面还有一些劫后余生的书籍。方重和师母叶子菡教授和蔼可亲,毫无架子。“架子”对他们来说,从来不知道是何物。见到我这个“后生”,不是“可畏”,而是可亲了,大约他们认为我是“可选”之材吧。我感到温暖 and 惭愧。后来,我多次去方教授家,请教翻译问题,总是收获多多,满载而归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外国文学解禁。我所在的上海译文出版社,开始再版重印一批外国文学名著,方重的《乔叟文集》也在计划之内。没有想到,社领导指定我担任这部译著的责任编辑。我把上下两册的译文旧版本从头至尾仔细阅读一遍,再

身为残疾人,退休后,除了必要的社交活动外,基本宅家,更少了年少时不顾行走不便,从徐家汇步行到外滩看外国大轮船的豪情。前些家人动员我买辆残的,我骑惯了自行车,甚至当年还跟随学校团委组织的春游活动,骑车来回上百公里,到青浦淀山湖畔的大观园兜了一大圈。开残的话,真成了个残疾人了。临近申请残的年龄期限,经不起家人动员,便添置了一辆。

残的是朋友替我从厂家开回来的。他热心地花了两个半天时间,选择邻近僻静的马路,教我实习开车。看看开残的无甚技术含量,只要掌握发动、换挡、刹车等要领,遵循交通规则就行。独自行驶了一些路程后,我胆大妄为,

随时“有事相帮”的老同学,通常不需要如此夸张示好。假如“闺蜜”的标准是相处十分亲密,那大概还不够成熟独立或者总想压男人一头的,女人,十分需要这样的女友抱团结伙,一起聊天自慰假装吨吨风云,一起晒购物晒吃喝榜单圈层,一起挑剔男票或老公外加算计老板,最要紧的是一起装傻互赞、彼此喝斥。要说在关键时刻为你挺身而出、排忧解难,那通常也就是给你帮腔,闺蜜的本质不就是要她时刻挺你吗?否则,翻脸!至于说得对不对、客不客观理不理智,其实谁谁懒得细想,只要站我!

对我这样已经走过一个甲子的人来说,“闺蜜”这个称呼好像大过时髦而幼稚,外加几分左顾右盼的矜持,所以一般我不说谁谁谁是闺蜜。假如“闺蜜”的标准是相处时间足够长久,我习惯叫老同学、老邻居,透出家族间的知根知底。这些旧友可能几年不见一面,而一旦你有事相求,根本不用思考“下趟伊会得有事体托我哉?”这样的小算盘,对方也一定竭尽全力为你的事情去想方设法。有微信后,几乎所有人都会

有小同学学群、中学同学群、大学同学群,混得好混得不好的旧日同窗都在群里,热心校友组织吃饭聚会唱歌跳舞,吵吵闹闹借机发泄酒疯是经常的风景,你退群不好不退群难受。而那些可以

吴钧陶

驱除孤独

周炳揆

新冠病毒肆虐带来的不聚集,隔离在家,社交活动减少等等,让孤独成为经常出现的话题。要解决孤独的问题,有些事可以尝试一下:比如交新朋友,和老友重续旧谊,精心维持现有的朋友圈等。但个人认为传统的交友办法并没有过时,在疫情期间也是如此。

当我们还是孩童时,交友方式很简单,看到操场上别的孩子在玩,跑过去和他们一起玩,玩着玩着就成为朋友了。成年人也同样如此,和左邻右舍交谈,可以由生疏变为熟悉。对于需要驱除孤独的人,必须采取主动,而主动交友往往有可能被对方婉拒,这就很受伤,但这是交友过程中必须面对的。

我在国外居住的小区每周都会收到邻居分发的《快乐通讯》,里面会一一列出小区近期的活动,供邻居选择参加。如三人、五人之间的简单的晚餐,孩子们在街心公园的跳绳比赛,还有一种称为“夜间琐事”,人们聚在一起讨论烹饪、园艺等。编写该通讯的邻居Ann曾经告诉我:这份东西很受欢迎,因为美国人有交友人数越来越少的趋势,统计显示大约一半的美国人交往密切的朋友不超过三个,所以,Ann认为如果想和某邻居交谈,请他外出,从统计的概率来看,你的邀请很可能是对方求之不得的。另外,过多沉迷于微信之类会使原来就很孤独的人感到更为孤独。所以,你和某人经常在微信上交谈,如果想要和他发展深交,不妨建议暂停微信,改用电话交谈。

有一种交友的途径常常被人忽视——“在同一个时间做同样的事”。比如,每天晚上六点半遛狗一小时,或者是每天同一时间去街心公园慢跑,你会发现别人也在这个时间做同样的事,你的爱犬和健身活动就可能触发和别人的谈话点,如果确有交谈的愿望,要把手机放在裤袋里,不要用耳塞——显示你愿意谈话,当然,疫情期间若要开始谈话,应当主动保持距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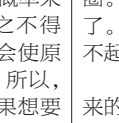
交友并不一定要吃饭,或者送对方贵重的东西。住在我楼下的一位年轻人告诉我,她和一位好友是在超市认识的,后来约定好一起购物,成了莫逆之交。另外,送给友人一件小纪念品,在居家隔离最严峻的时刻发给对方一个有趣的视频,都显示了你很在意和对方的关系。



寻找



寻找



寻找



寻找

明日谈

日刊登自己的“好闺蜜”的故事《好久不见》。责编:刘芳